

团圆的路有多远？

天涯，咫尺，他们“走”了24年

2025年2月12日，农历正月十五，武汉洪山下起了小雨，雨水嘀嘀嗒嗒地打在窗台上，似乡音的呢喃。

“昊儿，吃饭了。”中午，在武汉市洪山区中建铂公馆一间位于28楼的卧室里，29岁的陈昊拿着手机，斜靠床头，正津津有味地玩着手游，母亲吴学先穿着咖啡色格子围裙推门进来。

“又在玩游戏？”见陈昊没有起身，吴学先“嗔怪”道。“哪有，你先出去，我马上就来。”陈昊说着加快了手上的操作。

“今天是元宵节，我们吃汤圆，寓意团团圆圆。”吴学先退出房间，到厨房继续忙碌。

不一会儿，陈昊戴着金丝眼镜从房间出来。此时，餐桌上已摆上了汤圆以及蘑菇烧丸子、腌菜炒豆豉等专门为他准备的家乡菜。

“昊儿，今天过节，喝杯酒庆祝一下！”见他出来，父亲陈真响给自己倒了一杯自酿的药酒。“我不喝白酒，喝点红酒吧。”陈昊用带着江西口音的武汉话回答。吴学先连忙开了一瓶葡萄酒，给陈昊和自己一人倒了一杯。

“妈，可惜弟弟在深圳，要是他在就好了！”陈昊说着举杯和父母的酒杯碰在了一起。

“听到了吗，昊儿现在叫我们‘爸’‘妈’，有事也愿意跟我们说，我特别开心，这才是一家人。”吃完团圆饭，吴学先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，他们虽然是陈昊的亲生物母，但陈昊从3岁就走丢了，彼此24年没见面，重新相认后，他能否真正接受他们，俩人心里没底，“2023年9月26日，我们在武昌区公安分局（找到后）第一次见面时，我见他的手又粗又糙满是老茧，像个小老头，心里难过极了，忍不住想去拉他，他却下意识躲了一下。那种感觉说不出来，明明是自己亲生的儿子，感觉却很陌生”。

“我不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，吃了什么苦，这都怪我！”时过境迁，提起往事吴学先依然自责。

连窰井都找了，不见昊儿

时光倒回到1998年。

那年，吴学先与丈夫陈真响从老家武汉市江夏区来到市中心武昌区民主路，开了一家25平方米的五金店。

11月2日中午，陈真响外出进货，吴学先到店后洗衣服。因为洗衣时扭头就可以看到前面的店铺，她就将3岁的儿子陈昊留在店里独自玩耍。谁知等衣服快洗完时，她扭头发现刚才还在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的陈昊不见了。

吴学先哭着喊来丈夫和亲友，把能想到的地方全部找了一遍，未果，最后到武昌区公安分局中华路派出所报了案。中华路派出所民警在汽车站、火车站、码头找了好几天，还是没找到。

“昊儿，丢了！”那段时间，吴学先像疯了一样。听说江边有人落水，她就拉着丈夫往江边跑，到处问人。看到路上的窰井盖未盖好，她就非要下去，看看有没有她的昊儿。见到街头年龄相仿的乞丐，她都会给10元，然后凑到跟前仔细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昊儿。

为了找到儿子，吴学先和丈夫到车站、码头贴寻人启事，到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登寻人广告，结果一无所获。

1999年，两人有了小儿子陈添智。新生命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



2月12日，正月十五，吴学先、陈昊、陈真响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。 记者陈勇 摄

希望，但看到小儿子的身影，俩人情不自禁就想起大儿子，生怕再出意外。即便小儿子后来读书的学校离家只有两三百米，他们也要轮流接送。

看着孩子离去的背影，她泪如雨下

然而，失子之痛如同一根刺深深扎在俩人心中。俩人嘴上不说，心里的结却没法解开，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吵架。唯有在寻找昊儿这件事上，俩人的意见始终一致：决不放弃！

2008年，在寻亲群友的带领下，吴学先到杭州参加了全国寻亲大会，第一次面对镜头，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。

2009年，公安部建立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。武昌区公安分局立即采集了他们的血样。他们随后悬赏50万元征集孩子的线索，后来将赏金提高到100万元。

2011年，一位网友提供线索，杭州一老板的养子酷似陈昊。收到对方传来的孩子大头照，吴学先眼睛一亮：左眉有道疤，眼睛大大的，跟陈昊一模一样。她立即赶到杭州比对，但被否。

她不死心，拿着照片“求”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打拐办派人跟她一起复核，还是被否。她又写了一封长信给那个孩子，恳求他看在一个失子后痛不欲生的母亲的份上，再给她一次复核的机会。孩子被感动，重新进行DNA比对，但还是不匹配。

“这么像，怎么会不是呢？”看着那个孩子离去的背影，吴学先泪如雨下。

相认前，父子俩喝了很多酒

2022年，长期奔波加上心情压抑，吴学先患了肺癌。手术后，她感觉时不我待，寻子的心情更加迫切，隔三岔五就往公安局跑。

2023年9月12日，吴学先到山东参加一位寻子成功的群友儿子的婚礼。酒席上，她接到民警打来的电话，说他们找到了一名与陈昊特征相似的男子。

听到消息，吴学先紧张激动得浑身直抖。她立即赶回武汉，找到办案民警蔺永康询问详情。原来，江西警方在全省排查时，发现宜春市一名叫杨店的男子与陈昊的外貌特征相似。杨店现在武汉打工。

一周后，经过两次DNA比对，证实

杨店就是陈昊。

“儿子找到了！”不及见面，吴学先就想办法加了杨店的微信。吴学先翻看杨店的朋友圈发现，早在14年前，她到全国各地去寻昊儿时，他们的昊儿已来到武汉。

“在武汉为什么不来找父母？”吴学先不敢面对已改名“杨店”的亲生物子，让丈夫陈真响先去接触。

第二天，陈真响与杨店见了面，俩人喝了很多酒，说了很多话，都醉了。

2023年9月26日上午，在武昌区公安分局三楼会议室，杨店恢复本名“陈昊”，与亲生物母陈真响、吴学先正式相认，一起回家。

回家重启新生活

突然从15平方米的逼仄出租屋住进了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，还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弟弟，刚开始，陈昊很不习惯，像到朋友家做客一样，不太说话，不停地搓手指。吴学先跟记者说：“我就跟他说，昊儿，你是被人弄走了，并不是爸爸妈妈抛弃你……”后来，给他看了我们寻找他的视频，他哭了，说，要不是爸爸妈妈坚持寻找24年，他永远回不来。彼此间的隔阂也就烟消云散了。”

陈昊回家后，为了弥补“亏欠了”24年的爱，吴学先夫妇为陈昊订制了多套开启新生活的方案，供其选择：如果陈昊想读书，他们花钱供他深造；如果陈昊想做生意，就让陈真响手把手教他，等时机成熟，将手中的家族企业交给他；如果陈昊想锻炼自己，就让他到叔叔的公司上班；如果陈昊想找个稳妥的工作，可以考虑考个水电工职业资格证书……

去年，根据陈昊的要求，吴学先夫妇安排他进了叔叔的公司上班。不久前，其叔到外地发展，公司转给了吴学先夫妇。目前，陈昊正跟着陈真响学习做生意。

最近，吴学先又张罗着为陈昊相亲。

陈昊走后，养母哭着回了江西

陈昊告诉记者，他的养父母一家待他不错。

据陈昊说，养父母家在江西省宜春市乡下，门前有一条小河。每到夏季，



吴学先曾经四处寻找儿子。

他就和小伙伴相约到河边放牛、钓鱼，很是惬意。有一次，他放牛时把牛搞丢了，全家漫山遍野找了半夜，回去后他被又气又急的养父狠踢了两脚。他12岁时，养父去世，两个大他十几岁的姐姐先后嫁到武汉，家里只剩下他和养母相依为命。

初三时，他辍了学。2010年元宵节过后，改名为杨店的陈昊从江西来汉投奔姐夫，学习水电装修。姐夫为他在姚家岭安排住处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里离他走失的地方只有2.2公里。

出师后，陈昊干水电工，当泥瓦匠，到深圳的流水线拧过螺丝。2021年夏天，他回汉重操旧业，做水电安装工程，还把养母接到武汉，在青山租了一间15平方米的房间。

2023年9月14日，正在武昌区凤凰山工地干活的陈昊接到武汉办案民警的一个电话，询问他是不是走失人员。陈昊心里一咯噔，因为从小村里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他是抱养的，而在他的童年记忆中，他曾被人带着沿着铁路一直走，走到了江西。

9月25日认亲前，陈昊硬着头皮向养母说了实话。“你是不是再也不回来了？”养母号啕大哭。

“不管我姓什么，我还是会回来看你的。”陈昊对养母说。那天晚上，与生父陈真响喝酒时，陈昊提了相认的3个条件：他要和养母保持往来；大家不要再提拐卖的事；他不要家里的财产。

据陈昊的二姐说，陈昊走后，他的养母哭着回了江西老家。

公安大数据成寻亲利器

“陈昊能回归原生家庭，既靠吴学先夫妇坚持不懈寻亲24年，也离不开2009年公安部建立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后各地警方的联手寻找。”2025年2月10日晚8时许，在武昌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，记者见到了负责该案的第七任民警蔺永康。他告诉记者，接手该案后，武昌警方组织一批又一批民警寻找陈昊下落，但限于当时街头监控探头不足，一直找不到线索，“但我们从没放弃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每个寻亲案的背后，都有一个被毁掉的家庭”。

据统计，2024年以来，武汉市公安局成功找回9个当年失散的儿童，帮助9个家庭团圆。

记者陈勇 通讯员王威